

丛台 访古

■ 走访古城

□ 钱国宏 文/摄

因定下来要长驻邯郸，所以便有了“细游古城”的想法。头一个想游览的地方，便是心仪已久的丛台。

早在高中时代，我便读过“胡服骑射”的历史典故：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盛，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，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“异类”的政治背景下，在一片“攘夷”的声浪中，力排众议，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，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，毅然推行“胡服”、教练“骑射”。经过“胡服骑射”改革的赵国，一跃成为当时除秦国外战力最强的国家！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，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。

丛台公园位于邯郸市市中心，是邯郸市建设最早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公园。丛台位于公园正中心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相传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，是赵王检阅军队与观赏歌舞之地，古称“武灵丛台”。颜师古《汉书注》称，因楼榭台阁众多而“连聚非一”，故名“丛台”。台上原有天桥、雪洞、花苑、妆阁诸景，结构严谨，装饰美妙，曾名扬列国。现存古台雄伟壮观，是明清以来的修复建筑，虽已非原貌，但仍不失古典楼阁亭榭的独特风格。丛台高26米，南北皆有门，从南门拾级而上，东墙有“溢流东渐，紫气西来”八个古体大字，正门外有郭沫若1961年秋登临丛台时题写诗句的碑刻。这并非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古对，它蕴含了邯郸人民对故城的自然生态和内涵最深刻的总结。“溢流”，指的是发源于邯郸峰峰矿区



鼓山南麓，因古代溢水改道而流经邯郸东部的一条黄金水道溢阳河。溢流东渐，静谧通达。“紫气”，则来自邯郸西部的紫山。由于紫山上有四处紫黄巨岩裸露，每当阳光映照其上，紫光闪烁，霞彩千条，如祥云瑞气升腾，远在邯郸城内的丛台都可西望此奇景。紫气西来，有祥瑞之气。

由丛台北门沿着用砖和条石铺成的路道，步步登高跨过门槛，迎面而立的碑刻，正面刻有清代乾隆皇帝的一首律诗《登丛台》，背面是他的古风《邯郸行》词，诗词均赞颂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功绩。

丛台的第一层是个院落。院内坐北



朝南的亭屋叫“武灵旧馆”，西屋为“如意轩”，东面是“武灵台”，从这里可以进入丛台的最高层。在武灵台的入口处，嵌有一幅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壁画。

随着人流，我们辗转来到了丛台的最上一层。迎面的门额上题有“武灵丛台”几个大字。顶台呈圆型，直径19米，距地表13.5米，原是平台，俗称“武灵平台”，是赵武灵王观看歌舞的地方。明嘉靖十三年始建亭于台上，取名“据胜亭”，意即在防御上据此者胜。据胜亭拱门楣上有“夫妻南北、兄妹沾襟”8个镏金大字，它来源于流传很广的“二度梅”的故事。《二度梅》是清末出版的小说，讲述了一对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登上丛台极目远眺，西边巍巍太行山层峦起伏，西南赵国都城遗址赵王城蜿蜒的城墙隐约可见，西北便是赵国的铸箭炉、梳妆楼和插箭岭的遗址。俯视台下，碧水清波，荷花飘香，垂柳映湖，兼之风清气朗，确实令人有心旷神怡之感。

下了丛台，信步来到了丛台湖。湖中建有宛在亭、曲栏桥、西湖亭、望诸榭，湖边建有长廊、假山、花圃、茶亭、饭庄。望诸榭为湖中心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建筑，原名“望诸君祠”，是清朝雍正年间为纪念战国

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而建的。乐毅的兵术、谋略都很高超，诸葛亮非常敬仰他，隆中时“自比管仲乐毅”，还将乐毅的战术应用到作战之中。乐毅晚年回到邯郸，效力于赵国，赵王封他为“望诸君”，并把观津（今河北武邑东南）作为封地赐给他，该榭因其封号而得名。

绕过丛台，北侧是著名的“七贤祠”。由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“三忠祠”和“四贤祠”改建而成。内塑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厥、程婴、公孙杵臼、廉颇、蔺相如、赵奢、李牧7位名人塑像。他们都曾为赵国作出过卓越功勋，被称为“三忠四贤”。祠内的墙壁上画有七贤事迹：赵奢的“秉公执法”，廉颇、蔺相如的“完璧归赵”“负荆请罪”，“将相和”，以及韩厥、程婴、公孙杵臼的三忠舍身救“赵氏孤儿”等。

七贤祠西面是碑林长廊，内有历代书法家碑刻数十方，藏碑300余块，艺术价值颇高，还有中国最大的墓志铭。

“邯郸市内赵丛台，秋日登临曙色开；照黛妆楼遗迹迹，射骑胡服思雄才。”傲然雄踞的武灵丛台是古城邯郸的象征，更是赵武灵王这位励精图治、勇于改革、在我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赵国君主的史绩回放！



驴友
笔记

“塞上明珠”定边印象

□ 户力平 文/摄

西北自驾游的第一天，我们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前往，傍晚时分，抵达地处陕甘宁蒙四省（区）交界处的定边县。久闻陕北“塞上三边”之称，即定边、靖边、安边三座塞外重镇，以塞上江南的别样美景而闻名，而定边东接榆延，西通甘凉，南邻环庆，北枕沙漠，土广边长，三秦要塞，自古商贾云集，素有“旱码头”“塞上明珠”之称。

车子缓缓驶出青银高速收费站，转向定边县城。依窗而望，满眼绿色。远观，各种庄稼将山坡装饰成梯田，一块块深浅不等的绿色，犹如调色板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我们眼前；近看，万顷荞麦开得正艳，那红杆、绿叶、粉色的荞麦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大片一大片在微风中摇曳，甚至壮观。

经过县城中心时，一座红墙黄瓦的建筑格外壮观，但见上悬“玉皇阁”之额，于是停车观看。向路边的一位老者询问后得知这是定边的标志性建筑——鼓楼，原名玉皇阁，坐北向南。初建年代无考，明清时多次修葺。为重檐十字歇山顶，三滴水三层砖木结

构建筑，高30米，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找好酒店，安排完住宿后，我们便漫步小城的街头。这是多年旅游养成的习惯，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都要在街上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领略不一样的异域景致，感受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。

沿着县城主干道长城南街，我们走走停停。街道虽不太宽敞，但干净整洁，华灯初上，给人一种悠闲之感。

走进一家餐馆，面积虽不大，但格外的干净。服务员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，便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当地的美食，有土豆宴、荞麦宴、炖羊肉、鸡肉摊馍馍、炉馍、搅团、荞面饸饹、莜面窝窝、猪灌肠、洋芋擦擦，那浓厚的陕北口音，听起来虽有些陌生，但又很亲切。

既然来到陕北，那一定要品尝一下纯正的地方美食。此时，餐馆的食客不多，等菜上桌之时，我便与前台的服务员攀谈起来。她介绍说，定边坐落在北纬37°黄金纬度线上，虽没有大都市的繁华，但有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风光。



定边有“三宝”：食盐、皮毛、甜甘草，而美食也有“三宝”：羊肉、土豆、荞麦。这里是著名的“荞麦之乡”，以荞麦为食材的美食很多，当时有句俗语“没吃过荞麦面，就没到过定边”。

不大一会儿，菜肴就摆上餐桌，最吸引我的是那炖羊肉的浓香，肉汤清澈透明，肉块肥而不腻。我先用勺子舀了一勺羊汤，细细品味，没有羊肉浓厚的膻气，而是满口的清香。随手拿起一块羊肉，蘸上醋蒜汁，咬上一口，别有味道。再拿起一个炉馍馍，

咬上一口，外焦里酥，还有那剁荞面，酸香爽口，这定边的美食太有特色了。

一顿饱餐之后，同行的几位也是赞不绝口，这舌尖上的美味所带来的享受，丝毫不逊于旅途中所看到的风景。

走出餐馆，我们徜徉于小城的街头，感受这塞上夜色之美。仰望天空，显得格外的高，星星格外的多，或许是这里地处海拔1300多米的黄土高原，或许是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和耀眼的霓虹灯，一切是那样的恬静与幽雅。

走着走着，我忽然想起清代女诗人姚允迪那首《定边杂感》：“久知边地冷，仲夏似秋深。水绝平和味，天迟长养心。”姚允迪是江南金山（今上海）人，跟随任定边知县的夫君戴鸣球居住于定边城。初到塞上，便体会到“边地”的清凉，“仲夏似秋深”，是“养心”之地。而清代另一位诗人王鐸在定边任知县时，也曾赋诗赞美定边的景色：“星连西极迥，月寄北庭愁。万里沙飞雨，千山雪酿秋。”由此勾勒出塞外一幅清幽、静谧的初冬景致。

定边，一座富饶的陕北小城，美丽的“塞上明珠”。虽然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，没能深入领略到她的大美及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但也能感觉到她特有的魅力。